

毛奇齡考辨《易》圖的 義理動機與學術傾向**

羅 聖 堡*

提 要

毛奇齡（1623-1713）為明清之際，具有爭議性的代表學者。本文以毛奇齡考辨《易》圖之相關學說，析論其所蘊含的學術史意義。清初經學之興起，近人有「義理動機」的解釋，此說雖不盡合於所有學者，但在毛奇齡的個案當中，仍有相當的詮釋效力。毛奇齡的學術論著，撰寫於晚年時期，但與作者事跡比較可知，西河《易》學之研究動機，俱有早、中年的思考痕跡。考索毛奇齡的生命歷程，經歷早年卜筮與高笠僧事，在朱子學與陽明學之間，確立起排斥朱學、推崇

** 本文撰作及修改期間，感謝兩位指導老師、論文發表會討論人與三位匿名審查教授的寶貴意見。相關問題已盡力修改，礙於篇幅限制，部份內容僅能於註腳處稍作說明，希冀未來能有更進一步的研究。在此謹致謝忱，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本文 104.02.05 收稿，104.09.17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陽明的立場。就毛奇齡注高笠僧語可知，遇高笠僧之神秘儀式，使他留意朱熹《易》學的文獻根據，爾後毛奇齡與張烈辯論理學問題時，具體展開為考辨《易》圖之學。分析其中的學說內容，毛奇齡有據漢代《易》學而另起新說，同時他相信漢代流傳的五行學說，視為《易傳》蘊含之孔子微旨。整體而言，毛奇齡在理學辯論當中，轉向於經典舊說之考釋；在經典詮釋當中，則又傾向於漢代學說，如此學術之轉型過程，是毛奇齡考辨《易》圖事，於清初學術史中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毛奇齡、《易》圖、胡渭、施閏章、張烈

The Meaning-based Motivation and the Academic Inclination of Mao Qi-ling's Investigation into Yi-tu

Lo Sheng-pao*

Abstract

Mao Qi-ling is a controversial scholar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Mao's investigation of Yi-tu (diagrams and figures used to explain *Yi-Ching* and its theory) throughout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Modern scholars develop the theory that many Qing Confucius scholars hold a meaning-based motivation for investigation of the Song scholar's interpretations on the five classics. Although this theory cannot explain all academic phenomena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 it can explain Mao's Textual Criticism to considerable extent.

Analyzing and observing Mao's Yiology and biography, his criticism Xi He Yiology, written in his old age, actually contains the intellectual beliefs he held in his early and middle age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Mao had been

*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vacillated between Zhu Xi Confucianism and Yang Ming Confucianism, and finally determined to criticize the Zhu Xi's theory after the mystic ceremonies he experienced by meeting the monk Gao Li. According to Mao's annotation to monk Gao Li, such a mystic ceremony with the Buddhist triggered Mao to put the focus on Zhu Xi's explanation of *Yi-Ching*. After that, when Mao had a philosophical debate with Zhang Lie, the focus led him to the intellectual inclination of textual criticism toward Yiology.

According to Mao's theory, it's apparent that he had accepted the Han dynasty Yiology and proposed his new interpretations of Yi-tu. In the same time, Mao had a great belief in the Five Element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deemed it to be imparted from Confucius. On the whole, Mao's academic inclination had already transformed to textual study and criticism while debating the philosophy questions with Zhang Lie, and tended to adopt the Han dynasty theories regarding to Yi-tu. This academic transition marked the significance of Mao's investigation of Yi-tu throughout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Keywords: Mao Qi-ling, Yi-tu, Hu-wei, Shi Run-zhang, Zhang Lie

毛奇齡考辨《易》圖的 義理動機與學術傾向

羅 聖 堡

一、前言

毛奇齡（1623-1713），¹字大可，學者尊稱為西河先生。西河早有才子之名，²學術思想則有爭議。³阮元（1764-1849）任清國史館總輯時，將西河置於〈儒林傳〉，⁴此舉引來翁方綱（1733-1818）、宋翔鳳（1777-1860）等人不滿，⁵批評西

¹ 卒年據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6月），頁282。胡春麗：《毛奇齡與清初〈四書〉學》（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0年，朱維錚先生指導），頁40-42。胡氏：〈毛奇齡年譜（上）〉，《中國經學》第5輯（2009年10月）；〈毛奇齡年譜（下）〉，《中國經學》第8輯（2011年6月），頁226。

² 清·施閏章，何慶善、楊應芹點校：〈毛子傳〉，《施愚山集》（合肥：黃山書社，1992年11月），第1冊，《文集》卷17，頁347。

³ 詳見清·全祖望，朱鑄禹彙校集注：〈蕭山毛檢討別傳〉，《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中冊，《鮚埼亭集》外編卷12，頁985-989。另參考鄭吉雄：〈全祖望論毛奇齡〉，《臺大中文學報》第7期（1995年4月），頁281-312。

⁴ 見清·阮元，鄧經元點校：〈集傳錄存〉，《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5月），下冊，《擘經室續二集》卷2，頁1025-1027。清·焦循，劉建臻點校：〈國史儒林文苑傳議〉，《焦循詩文集》（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9月），上冊，《雕菰集》卷12，頁215-217。

⁵ 參考於梅舫：〈從王學護法到漢學開山——毛奇齡學說形象遞變與近代學術演進〉，《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頁108。

河不配入〈儒林傳〉。⁶從〈自為墓誌銘〉可知，西河預料其詩詞創作，將會干擾學術評價，因此，西河刪去不少作品，希望後人能看重自己的經學。⁷西河經學的相關論著，遍及《四書》、《五經》，⁸尤著力於《易》與《春秋》。⁹阮元對於西河《易》學有極高的評價。他說：

迄今學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書授徒之家數十，視檢討而精核者固多，謂非檢討開始之功則不可。檢討推溯「太極」、「河、洛」在胡肫明之先，發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¹⁰

此據《四庫全書》《易小帖》提要詳加闡發，¹¹然而四庫館臣論西河褒貶並陳，阮說則是有褒無貶。¹²西河之《易》學，除《易小帖》外，尚有《仲氏易》、《推易始末》、《河圖洛書原舛編》、《太極圖說遺議》、《春秋占筮書》、《經問》部份亦

⁶ 西河批評之文獻回顧，詳見周懷文：《毛奇齡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5月，龐樸先生指導），頁4-33。

⁷ 清·毛奇齡：〈自為墓誌銘〉，《西河集》，《毛奇齡全集》（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年，影印《四庫全書》本），第7-11分冊，卷101，頁25下。

⁸ 詳見陳逢源：〈毛奇齡經學論著及其學思歷程〉，《東吳中文學報》第6期（2000年5月），頁110-113。

⁹ 清·毛奇齡：〈自為墓誌銘〉，《西河集》，卷101，頁8上。西河之《春秋》學，請參考陳逢源：《毛西河及其〈春秋〉學之研究》，《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四編第17冊。

¹⁰ 清·阮元：〈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擘經室集》，上冊，《擘經室二集》卷7，頁543。按：對照焦循（1763-1820）初稿，「檢討推溯『太極』、『河、洛』在胡肫明之先」語，為阮元所加。梁啟超論毛西河的學術定位，基本上是複述阮元的意見，阮元的說法，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見清·焦循：〈代阮撫軍撰毛西河全集序〉，《焦里堂先生軼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影印《鄭齋叢書》徐乃昌校錄本），頁7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2月），頁240-241。

¹¹ 原文為：「今觀其書，徵引前人之訓詁以糾近代說《易》之失，於王弼、陳搏二派攻擊尤力，其間雖不免有強詞漫衍，以博濟辨之處，而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奇齡開其先路。」引自清·毛奇齡，鄭萬耕點校：《毛奇齡易著四種》（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月），頁205。

¹² 阮元擬國史〈儒林傳·毛奇齡傳〉亦同此例。見《擘經室集》，下冊，頁1025-1027。

論及《周易》，著作可謂相當豐富。不過，西河《易》學之影響力，是否有阮元所說的學術地位，可從兩點分析檢討：首先，西河雖在胡渭（1633-1714）之前，¹³但以時代而論，清初考辨《易》圖的風氣，應以黃宗羲（1610-1695）、黃宗炎（1616-1686）兄弟為先。至於胡渭的《易圖明辨》，其引黃宗羲語最多，西河居次；¹⁴胡渭接受黃宗羲的卦變說，¹⁵對於西河則有所批評。胡渭考辨「河圖」、「洛書」提到：

毛公惡宋太過，故其立言往往刻於宋而寬於漢，夫豈平心之論與？¹⁶

學者多注意西河與閻若璩（1636-1704）辯《古文尚書》的問題，¹⁷事實上，考辨《易》圖方面，西河與胡渭也有學術上的爭辯，¹⁸兩人之間的關係，並非正面接受與繼承。其次，西河論學有漢、宋並提的現象，¹⁹同時於聲韻訓詁、典章制度

¹³ 康熙二十九年（1690），胡渭與徐善論宋代圖書《易》學之誤，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成《易圖明辨》五卷，康熙三十九年（1700）全書十卷成。毛奇齡《仲氏易》始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約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完成，《河圖洛書原舛編》、《太極圖說遺議》則稍前於此。毛奇齡、胡渭考辨《易》圖之相關著作，應屬同一時間的作品。見清·胡渭，鄭萬耕點校：《易圖明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月），卷5，頁130；清·萬斯同：《易圖明辨序》，頁268。西河《易》著的撰作時間，詳見後文討論。

¹⁴ 《易圖明辨》引梨洲意見十一條，西河八條。統計值參考鄭吉雄：《〈易圖明辨〉與儒道之辨》，《易圖象與易詮釋》（臺北：喜瑪拉雅基金會，2002年2月），頁90。

¹⁵ 清·胡渭：《易圖明辨》，卷9，頁204-205。

¹⁶ 同前註，卷1，頁9-10。

¹⁷ 詳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第六章〈閻潛邱毛西河〉，頁243-284。戴君仁：《閻毛古文尚書公案》（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63年3月）。

¹⁸ 西河對於胡渭之回應，詳見清·毛奇齡：《經問》（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年，《毛奇齡全集》第5分冊影印《四庫全書》本），卷14。

¹⁹ 〈經義考序〉云：「儒說之中，漢取十三，而宋取十一，此非左漢而右宋也。漢儒信經，必以經為義，凡所立說，惟恐其義之稍違乎經，而宋人不然。」《西河集》，卷52，頁11下。

等處，攻擊朱子學的錯誤，容易使人有傾向漢學之感。²⁰阮元將西河此種傾向，與惠棟（1697-1758）《易》學相提並論。惠棟對西河《易》學評價不高，他贊成《河圖洛書原舛編》的意見，²¹但批評《仲氏易》「非漢非宋」，²²《推易始末》不足觀也。²³以卦變說為例，西河對傳統的卦變說，改造稱為推移說，旨在提出個人新詮。²⁴《仲氏易》卷首說明其注本於推易說，²⁵觀察西河《推易始末》的使用資料，包括：蔡景君（?-?）、荀爽（128-190）、虞翻（164-233）、蜀才（?-318）、干寶（?-336）、侯果（?-?）、李挺之（?-?）、朱震（1072-1138）、朱熹（1130-1200）、朱升（1299-1370）、來知德（1526-1604）、何楷（1594-1645），²⁶不只漢、宋，元、明學者亦在其列；惠棟的《周易述》，則專主虞翻的卦變說，歸納虞注以為凡例，²⁷就此而言，西河《易》學的學術傾向，不宜直接等同於乾嘉漢學。綜合以上，阮元論西河《易》學有漢學開始之功，但是又有不盡然處，這種學術型態，具有轉型過程的意義，²⁸而這種特色如何產生，或許可再詳加討論。職是之故，本文探討西河為何要考辨《易》圖？並以學思歷程或生命經驗為主要線索，說明其間的轉型過程，與其說法之內容特色。此外，胡渭「毛公刻於

²⁰ 黃愛平：〈毛奇齡學術研究〉，《清代學術文化史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1月），頁138-139。

²¹ 清·惠棟：《松崖筆記》，《清代筆記學術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13冊影印《聚學軒叢書》本），卷3，「河圖洛書」條，頁9。

²² 清·惠棟：《九曜齋筆記》，《清代筆記學術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13冊影印《聚學軒叢書》本），卷2，「本朝經學」條，頁16下。

²³ 清·惠棟：《松崖筆記》，卷3，「推易始末」條，頁10上。

²⁴ 參考林忠軍：〈毛奇齡「推移」說與清代漢易復興〉，《易學源流與現代詮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頁216-217。

²⁵ 清·毛奇齡：《仲氏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四庫易學叢刊》影印文淵閣本），卷1，頁2。

²⁶ 清·毛奇齡：《推易始末》，收入《毛奇齡易著四種》。

²⁷ 清·惠棟，鄭萬耕點校：《周易述》（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9月），上冊，卷1，頁13。

²⁸ 黃愛平：〈毛奇齡學術研究〉，《清代學術文化史論》，頁147。

宋而寬於漢」的評語，建立於考辨《易》圖之脈絡，本文著眼於此，參照黃宗羲、黃宗炎、朱彝尊（1629-1709）與胡渭的相關說法，希冀給予適當解釋。

二、毛西河考索《易》學的義理動機

清初《易》圖辨偽風氣之興，近代學者有「義理動機」的解釋。錢穆先生認為，黃宗羲、黃宗炎、朱彝尊、毛奇齡等人考辨《易》圖，是朱陸之爭的餘波，學者以周敦頤「太極圖」源自道家養生之說，回應流行的「陸釋朱羽」說。²⁹余英時先生進一步指出：

最早從事這個工作的大概要算是黃梨洲和黃宗炎弟兄，稍後又有毛西河（奇齡），都是浙東的王學一派。他們主要的目標是要考出宋以後《易》學中所謂「先天」、「太極」諸圖是從道教方面傳來的，跟儒家沒有關係。表面上，這好像是出於歷史的興趣，而暗地裡則是在攻擊朱子。因為朱子的《周易本義》的開頭便列了九個「圖」。我們可以斷言，黃氏弟兄以及毛西河之所以從《易》圖下手考證是有他的義理的動機的。³⁰

余先生亦以「義理動機」說，解釋陳確的〈大學辨〉，與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³¹陳確考辨〈大學〉具有強烈的義理動機，³²但此說不能直接套用於《尚書

²⁹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73。

³⁰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5 月），頁 154。另參考余氏：〈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3 月），頁 414-447。

³¹ 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同前註，頁 414-417。

³² 〈大學辨〉篇首即云：「程、朱之說如此，而後人直奉為聖經，固已漸倍於程、朱矣。雖然，則程、朱之於〈大學〉，恐亦有惑焉而未之察也。〈大學〉，其言似聖而其旨實窺於禪，其詞游而無根，其趨罔而終困，支離虛誕，此游、夏之徒所不道，決非秦以

古文疏證》。閻若璩推崇宋代理學，但對宋代《易》圖、胡安國《春秋傳》、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蔡沈《書集傳》都有批評，³³近來研究者多指出：《古文尚書》的「十六字心傳」，無論朱子學或陽明學，俱為思想體系的詮釋重點，同時透過閻氏傳記與墓誌銘，書信往來與詩作透漏的考證興趣，以及面對文獻資料所自覺的學術態度，閻若璩考證《古文尚書》的動機，歷史客觀的程度較大。³⁴清初學者考辨《易》圖的狀況則更為複雜，黃宗羲的《易學象數論》，涉及「河圖」、「洛書」、「龍圖」、「先天圖」、納甲、納音、著算、卦氣、卦變等說，³⁵其中可以發現，梨洲的考辨，並不涉及「太極圖」。另一方面，《宋元學案》收錄〈梨洲太極圖講義〉，³⁶梨洲不僅沒有考辨「太極圖」，更有正面闡發義理之處。綜上所述，考辨《易》圖的「義理動機」說，不能應用於黃梨洲。而此說是否可應用於毛西河？或許可由西河生平之分期，論學之起始，及所涉及的相關問題，逐步進行考索分析。

前儒者所作可知。苟終信為孔、曾之書，則誣往聖、誤來學，其害有莫可終窮者，若之何無辨！」見清·陳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4月），下冊，《別集》卷14，頁552。另參考詹海雲：《陳乾初大學辨研究——兼論其在明末清初學術史上的意義》（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8月）。

³³ 吳通福：《晚出〈古文尚書〉公案與清代學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6月），頁28-32。

³⁴ 參考林聰舜：《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10月），頁302-308。劉人鵬：《閻若璩與〈古文尚書〉辨偽——一個學術史的個案研究》，《古典文獻研究輯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12月）初編第20冊，第四章〈由學風轉變論閻若璩的考證學〉，頁192-193、219。趙剛：〈論閻若璩「虞廷十六字」辨偽的客觀意義——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哲學研究》1995年第4期（4月），頁66-74。陳居淵：〈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在清代思想史上的重新定位〉，《經學今詮續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頁637-673。趙銘豐：〈程廷祚與毛奇齡——論《古文尚書》考辨異時對話的軸線轉移〉，《國家圖書館館刊》101年第1期（2012年6月），頁103-104。

³⁵ 清·黃宗羲，鄭萬耕點校：《易學象數論（外兩種）》（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0月）。

³⁶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第1冊，卷12，頁499-500。

根據陳逢源先生的研究，西河之生平，可概略分為三期：第一個時期為康熙十六年（1677）以前，西河遭逢戰亂，避仇流亡，這個時期以文學創作為主；第二個時期為康熙十七至二十四年（1678-1685），西河舉博學鴻儒，任翰林院檢討，於明史館修史論學，研擬禮議，以備顧問；第三個時期為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後，西河以遷葬為由，歸鄉研經，撰寫論著。³⁷西河的學思歷程，是由文學走向經學。

西河歸鄉著述之因，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充會試考官，分閱《春秋》房卷，與監試御史意見不合，兄弟、愛妾相繼去世，與疾病加劇等理由，而研究經學的直接原因，是康熙二十五年，官方獎掖學術，廣搜經說的政策所引導。³⁸西河經著之撰述，固然有此近因，然此大量著作，思考醞釀的過程，應非一朝一夕之故。³⁹西河研經的起始具有爭議，⁴⁰以《周易》而言，《仲氏易》雖然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開始撰寫的作品，⁴¹但由書名可知，西河的論述，本於仲兄錫

³⁷ 參考陳逢源：〈毛奇齡經學論著及其學思歷程〉，《東吳中文學報》第6期（2000年5月），頁108。胡春麗：〈毛奇齡年譜（上）〉，頁243-270；〈毛奇齡年譜（下）〉，頁205-226。

³⁸ 清·李天馥：〈西河合集領詞〉，《毛西河先生全集》（清嘉慶元年蕭山陸凝瑞堂刊本，1796年），領詞，頁4-5。另參考，陳逢源：《毛西河四書學之研究》（新北市：花木蘭出版社，2010年9月，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十編第17冊），頁18。胡春麗：《毛奇齡與清初〈四書〉學》，頁38。

³⁹ 日本學者佐佐木愛，據李塉《西河合集》《易經》諸集序目云：「先生初入館時，本館筆帖式，多以《易》義繙譯，籍之進講。先生隨扣隨應，了無滯滯。」論毛奇齡的《易》學著作，應為晚年研經時期的較早作品。而西河注《易》之動機，可溯源至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680-1684），康熙日講《周易》時期，並推論西河注《易》有希冀獎掖的因素。見《毛西河先生全集》，《易經》諸集序目，頁2上。日·佐々木愛：〈毛奇齡の思想遍歴——明末のの風と清初期經學〉，《東洋史研究》第56卷第2期（1997年2月），頁201。

⁴⁰ 陳逢源：《毛西河及其〈春秋〉學之研究》，頁7-9。

⁴¹ 〈自為墓誌銘〉云：「及予六十七，生一子，呼老得，錢唐倪璠贈名壹。數月識字。時予方註《易》，能以指作卦畫，四歲死。」西河六十七歲為康熙二十八年，而《仲氏易》完成的時間，胡春麗〈年譜〉繫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西河七十一歲時。見《西河集》，卷101，頁19上。胡春麗：〈毛奇齡年譜（下）〉，頁210、213。

齡之說。依照西河自述，十五歲為諸生後稍習經史，崇禎十七年（1644）避兵南山時，聞仲兄錫齡與客論明大禮議事，開始有研究經史禮制的想法，⁴²〈自為墓誌銘〉亦云：

曾與仲兄與三（按：毛錫齡，字與三），相訂生平將統著九藝、四子諸書。

43

由此可見，西河經史學或學術思想的研究動機，有仲兄錫齡的影響。不過，根據全祖望（1705-1755）的記載，西河於康熙二年（1663）認識閻若璩時，才始聞考索經史之說。⁴⁴張穆《閻潛邱先生年譜》引何秋濤語，接受全祖望的看法，何氏又據西河《白鷺洲主客說詩》引閻若璩說為證。⁴⁵《白鷺洲主客說詩》，為康熙五年（1666），施閏章（1618-1683）邀西河於白鷺洲書院講學，駁斥朱子《詩》學的論講紀錄，是西河相當早期的經學作品。⁴⁶其中，西河除了徵引閻若璩說，亦引仲兄錫齡之說，⁴⁷全祖望或毛西河的敘述，可能都只表露部分事實，討論西河生平事跡，需參酌兩方面的說法。茲舉本題相關之例，全祖望提及西河早年於講會中的態度，他說：

顧其時蕺山先生方講學，西河亦嘗思往聽之，輒卻步不敢前。⁴⁸

⁴² 清·毛奇齡：〈又奉史館總裁笥子〉，《西河集》，卷12，頁1。

⁴³ 清·毛奇齡：〈自為墓誌銘〉，《西河集》，卷101，頁25上。

⁴⁴ 清·全祖望：〈蕭山毛檢討別傳〉，《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頁986。另參考胡春麗：〈毛奇齡年譜（上）〉，頁258-259。

⁴⁵ 清·張穆，鄧瑞點校：《閻若璩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6月），頁93。

⁴⁶ 參考胡春麗：〈毛奇齡年譜（上）〉，頁261。張政偉：〈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研究〉，《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24期（2012年6月），頁31-48。

⁴⁷ 清·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61冊影印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年間《西河合集》本），頁5下。

⁴⁸ 清·全祖望：〈蕭山毛檢討別傳〉，《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頁985-986。

這與西河及門人盛唐（?-?）的說法具有差別，根據盛唐的敘述，當時西河對朱、陸之爭有所感嘆，⁴⁹可知劉宗周講學時，西河仍在思考朱子學與陽明學之間的問題，全祖望對西河卻步不前的敘述，可能具有誇飾的嫌疑，但事情本身應無錯誤。然而，西河弟子邵廷采（1648-1711）云：

康熙七年（1667）六月初吉……此時蕺山高弟如張奠夫、徐澤蘊、趙禹功諸先輩咸在講座，而先生抗言高論，出入百子，融貫諸儒。……先生負當代之望，為名教之主，推崇陽明，排斥異議。⁵⁰

這個說法與全祖望說具有落差。若全、邵二氏所言皆真，西河從明末講會時之卻步不前，到康熙時期之推崇陽明、排斥朱子，朱子學與陽明學之間，有其抉擇與確立過程。以下從西河早年之生命經驗，嘗試說明這個問題。

（一）神秘儀式的思考啟發

康熙元年（1662），西河避仇逃亡時，〈自為墓誌銘〉提到：

先是出門時，仲兄與三泣送予，謂曰：「古賢處憂患者，必知《易》，汝知之乎？」予跪而受言。及過吳，句朱子《易義》一本于顧有孝家，每竊讀，茫然曰：「三聖之學如是乎？」于是筮所之，遇〈節〉之〈需〉，

⁴⁹ 西河《大學知本圖說》開篇云：「自陽明先生講學于鄉，所在立講堂，而蕺山先生講之。少嘗與同志者赴講，必齋宿以往，歸而廢然者累旦。」盛唐〈西河先生傳〉云：「先是江東舊俗多立王文成講堂，而山陰劉忠端繼之，會講不輟，每講歸，先生必累嘆，謂德性廣大，既無下手一功可為把握，而問學瓌屑，又汎驚而無所屬，自金溪、新安稍見門戶，而心性事物便截然兩途，所謂道一者安在。」見清·毛奇齡：《大學知本圖說》（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73冊影印康熙年間西河合集本），頁1上。《毛西河先生全集》，〈西河先生傳〉，頁17下。

⁵⁰ 清·邵廷采，祝鴻杰點校：〈謁毛西河先生書〉，《思復堂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卷7，頁304。

乃以己意自斷曰：節者，止也。需者，有待也。〈節〉與〈需〉，皆〈坎〉險在前而不可行，然而〈節〉三當互〈震〉之中，已將震動，而乃動而得〈乾〉三，則出險矣。剛能出險，故不敗，非然，則需矣，「致寇至」矣。乃急行，而躡者果至。⁵¹

逃亡臨去之際，仲兄囑咐西河於憂患中習《易》，就此自述可知，《周易》對於西河的意義，以卜筮決斷的預視價值為主。朱子論《易》本為卜筮之書，⁵²西河更是付諸實際。西河卜流亡事，問留在原處或轉移地點，遇〈節〉(䷻)之〈需〉(䷄)為一爻變，是《左傳》、《國語》所存先秦古占的典型範例。朱子《易學啟蒙》曾歸納推論為七例，〈節〉之〈需〉的狀況為：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⁵³

本卦變爻為〈節〉之六三，六三爻辭云：「不節若，則嗟若，无咎」，⁵⁴西河將「節」理解為「止」，此時正在決定流亡的去處，依照朱子的占例，似乎是說：西河應止於此處，否則將遭遇災禍。不過，西河相當懷疑這個占斷，從西河引〈需卦〉九三爻辭可知，他認為應該綜合本卦與之卦兩爻來下判斷；同時，西河使用上下卦與互體來說，〈節〉、〈需〉上卦俱為〈坎〉，這象徵西河當時的狀況，而〈節卦〉二至四爻互體為〈震〉，〈震〉則應動，不該不動，否則將陷入〈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⁵⁵的狀況，於是西河決定逃離此處，這個決定，恰好逃過了仇家

⁵¹ 清·毛奇齡：〈自為墓誌銘〉，《西河集》，卷101，頁6。

⁵² 參考錢穆：《朱子新學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第4冊，頁31-33。
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頁296-299。

⁵³ 宋·朱熹，王鐵點校：《易學啟蒙》，《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冊，卷4，頁258。另參考，何澤恆：〈略論周易古占〉，《先秦儒道舊義新知錄》（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8月），頁6-34。

⁵⁴ 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7月），卷2，頁219。

⁵⁵ 同前註，卷1，頁55。

的追捕。此次經驗，應對西河有所啟發，其《春秋占筮書》，即是根據本卦、之卦兩卦間的上下卦、互體、變爻等綜合關係，重新解釋先秦古占。他說：

凡筮有專卦、兼卦，總合卦中所有名位體象，往來順逆諸法而備推之。
無專卦占總象，兼卦占變爻，所遇所之但占遇而不占之之說，與宋人《易學啓蒙》占法大別。⁵⁶

西河所謂「專卦」，即六爻不變之例。以僖公十五年《左傳》秦伯伐晉，卜筮遇〈蠱〉(䷑)為例，卜人云：「涉河，侯車敗」。⁵⁷朱子說以本卦卦辭為主，⁵⁸〈蠱卦〉卦辭云：「元亨，利涉大川」；⁵⁹西河占斷則以卦象為先，⁶⁰他認為，上、下卦之間，如果有一剛在中的情況，即可視為〈坎〉水之象，從卦象上看，亦有涉水之義。⁶¹其次，〈蠱〉三至五爻互體為〈震〉，據《九家易》說，〈震〉有「車」與「諸侯」之象，又上體為〈艮〉，是〈震〉象顛倒，如此則有「倒車」之象，引申有「車敗」之義。⁶²「兼卦」則如上述遇〈節〉之〈需〉，此例雖非《左》、《國》古占，西河的解釋方法並無不同，重點在於將兩卦或兩爻之間「合占」，

⁵⁶ 清·毛奇齡：《春秋占筮書》，《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41冊，卷1，頁3下-4。

⁵⁷ 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5月），上冊，頁353。

⁵⁸ 宋·朱熹：《易學啓蒙》，卷4，頁258。

⁵⁹ 宋·朱熹：《周易本義》，卷1，頁92。

⁶⁰ 西河釋《左傳》筮辭云：「是時筮者見卦象有異，怪之，不先示何卦，急曰：『涉河，侯車敗』矣。」見《春秋占筮書》，卷1，頁13。

⁶¹ 同前註，頁13下-14上。

⁶² 同前註，頁14。

而非單以本卦或之卦占斷。⁶³《春秋占筮書》曾提及《仲氏易》，⁶⁴《春秋占筮書》為西河《易》著的較晚作品，而追溯其著作動機，竟可溯及康熙元年「筮所之」事。換句話說，西河研經雖於晚期，其著作動機，應有先前的人生經驗與相關思辨的影響。

西河推崇陽明學之契機，自述於康熙四年（1665），⁶⁵受嵩山「高笠僧」所啟發。僧曰：

儒者無實學，于今八百年矣。〈大學〉不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乎？身統心、意，而該家、國、天下于其間。北宋祖陳搏之學，高談性命，而略于事為（原注：周惇頤、程顥皆陳搏門人，主陰靜、立無極，以孝弟非人性，窮經籍為喪志，不尚氣節，而薄事功，虛而無用），其蔽也，近乎忘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究之事物無一得，而坐失心性（朱熹……究「卦變」、「太極」、「皇極」、律呂諸象數，而不考事實，不求真是，一往謬誤），其蔽也，過于有身。⁶⁶

西河接受高笠僧說，云：

予為受學三日去。特予幼所學為朱熹改本，誤以格物窮理為正學首功，遂以研索典籍，詳究事物為極事，遇有言心學者，輒唾之。今始知統該

⁶³ 例如：莊公二十二年《左傳》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此為一爻變之典型範例，《左傳》占斷應用兩說，一是以本卦變爻辭來說，二是以互體來說，西河則補充本卦上下卦象（兩象），與〈觀〉、〈否〉之間的綜合關係。西河強調：「吾以〈觀〉、〈否〉合占之」，陳國衰而子孫昌，若不取〈否卦〉衰敗之義，則不能知陳國衰敗之驗。見《春秋占筮書》，卷1，頁3下-9上。另參考，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上冊，頁223。

⁶⁴ 清·毛奇齡：《春秋占筮書》，卷1，頁2下。

⁶⁵ 參考胡春麗：〈毛奇齡年譜（上）〉，頁260。

⁶⁶ 清·毛奇齡：〈自為墓誌銘〉，《西河集》，卷101，頁8下-9上。

于身，覺中有根柢而外鮮遺落，涉艱履險，皆泰然焉。已而應湖西道之招。⁶⁷

西河晚年著成之《大學知本圖說》，即據此次經驗詳加闡發，對其理學思想影響甚大。⁶⁸此書亦為西河成於晚年，動機源於早、中年例。西河強調此事在應施閏章招前，不過全祖望則謂西河理學思想的轉變，是受施閏章的影響，高笠僧事僅為託言。⁶⁹西河稱高笠僧受學於義州賀凌臺，⁷⁰凌臺為白沙門生賀欽之孫，⁷¹但凌臺之生平事跡與理學思想，似無資料可供查證。觀察西河所述高笠僧語，其言心、意、家、國、天下統攝於身，與王艮「淮南格物」說有相似之處，⁷²而施氏家學承羅汝芳一脈，同樣有泰州學派的背景，⁷³全祖望的說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施閏章之生命精神，灌注於文學之上，理學文字並不多見。⁷⁴以〈朱陸異同略〉為例，施閏章的論學重點，在於「泯其異同」，⁷⁵西河也謂白鷺洲講會時，施閏章曾引援朱子學，⁷⁶這些都與西河「推崇陽明，排斥異議」的態度不

⁶⁷ 同前註，卷 101，頁 9 下。

⁶⁸ 參考陳逢源：《毛西河四書學之研究》，頁 26-27、161-172。

⁶⁹ 〈蕭山毛檢討別傳〉云：「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見《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頁 986。

⁷⁰ 清·毛奇齡：〈自為墓誌銘〉，《西河集》，卷 101，頁 8 下。

⁷¹ 賀欽之生平事蹟與思想，參考清·黃宗羲，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1 月），上冊，卷 6，頁 99-102。

⁷² 參考陳逢源：〈毛奇齡《四書》學中的義理內涵〉，《中華學苑》第 55 期（2001 年 2 月），頁 109-110。陳氏：〈毛奇齡《大學知本圖說》對誠意之教與情、性的思考〉，鍾彩鈞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欲——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7 年 12 月），頁 150。吳震：《泰州學派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1 月），頁 112-118。

⁷³ 參考呂妙芬：〈施閏章的家族記憶與自我認同〉，《漢學研究》第 21 卷第 2 期（2003 年 12 月），頁 312-313。

⁷⁴ 同前註，頁 329。

⁷⁵ 清·施閏章：〈朱陸異同略〉，《施愚山集》，第 1 冊，文集卷 25，頁 495。

⁷⁶ 〈自為墓誌銘〉云：「湖西有舊講堂，王文成講學處也。外有白鷺洲，使君新設講會于

同。高笠僧事近乎傳奇，不只全祖望懷疑其可信度，西河友人王復禮（?-?）亦致書質疑。王復禮的論學宗旨，在分別儒學與二氏之關係，⁷⁷對於王復禮來說，西河敘述其與僧佛之種種事跡，容易使人誤會。西河則說：

此實事，不必諱，然亦無可諱也。⁷⁸

西河稱其遇高笠僧前「遇有言心學者輒唾之」，這段話正好解釋了全祖望述其卻步不前的原因，但若要將高笠僧事作實看待，該如何理解其傳奇性質？參考陳逢源先生的說法，高笠僧事是種神秘儀式，⁷⁹象徵個人的為學之路，從反對心學的立場，轉變為篤信之，而卜筮逃亡事，則為神秘儀式之先聲。綜上所述，康熙元年的卜筮經驗，讓西河懷疑朱子學的可信度；康熙四年的高笠僧事，確立篤信陽明學的立場。其中可以注意的是：毛奇齡注高笠僧語，以陳搏作為宋學之源，同時在敘述南宋理學的發展當中，西河以《易》圖諸說為朱學謬誤，這些神秘儀式的生命經驗，應為爾後考證之啟發。

其中。時楚人楊君恥庵從東來，率其徒講文成之學。使君與之辨《詩》、辨《禮》、辨《尚書》，皆不能詘，予辨而詘之。使君以為其學疎，遂以新安之學抵其隙。謂學在事物，不求之事物而求心性，非空門乎？」見《西河集》，卷 101，頁 10。

⁷⁷ 〈復王草堂四疑書〉云：「足下著《聖學防微》一書，專為儒學之闡入二氏者，立一大防。此是衛儒，非以闢佛。」清·毛奇齡：《西河集》，卷 21，頁 9 下-10 上。

⁷⁸ 同前註，卷 21，頁 6 下。按：本文使用〈自為墓誌銘〉與類似回憶錄等自述資料，已與施閏章、李天馥（1635-1699）、王源（1648-1710）、盛唐、邵廷采、李塨、全祖望等論及西河學術背景文獻資料相互參照，確認無矛盾衝突後才敘述使用。自述資料雖有作者修飾或虛假記憶等的問題，但西河研究之困難，正在傳記、諸序資料之間，溢美與偏見之間的衝突。相關研究請參考，鄭吉雄：〈全祖望論毛奇齡〉。事實上，卜筮、高笠僧事等神秘儀式，西河大可略去不談，但作者竟然詳加敘述，由此可見其自我重視的程度。此外，西河亦作自我辯護，如〈復王草堂四疑書〉此處，強調〈自為墓誌銘〉所述之神秘儀式，俱為屬實。

⁷⁹ 陳逢源：《毛西河四書學之研究》，頁 163-164。

(二) 理學辯論的考證需求

康熙十八年（1679），徐元文任明史監修總裁官，⁸⁰徐元文與其兄徐乾學，在康熙帝的授意之下，準備依照《宋史》體例，設置〈道學傳〉。⁸¹朝廷此舉有定論理學之意，施閏章〈修史議〉云：

四曰定論：……講學則禰紫陽，而祧新建。⁸²

清初官方學者因入仕因素，對傳統理學內聖外王的問題，多是附和官方而缺乏反省，論述上的表現，多以抨擊陽明為尊朱之式。⁸³施氏家學雖有泰州學派的背景，但在西河眼中，並未契於陽明學，⁸⁴「禰紫陽、祧新建」之議，雖未明言陸、王心學，其言外之意，亦同官方學者的普遍說法。根據西河所述，史館同事張烈（1622-1685）有奉承上意之心，發論攻訐陽明。⁸⁵相較於此，西河有別於普遍的

⁸⁰ 《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大紅綾本），第4冊，卷81，頁1035下。

⁸¹ 見徐乾學：〈修史條議〉，《憺園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24冊影印乾隆五十四年冠山堂改補本），卷14，頁25下-26上。另參考，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3月），捌〈《明史》的纂修與清朝官方的明史學〉，頁185。

⁸² 清·施閏章：《施愚山集》，第1冊，文集卷25，頁499。

⁸³ 參考楊菁：《清初理學思想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1月），第八章〈前代思想的反省與檢討——清初理學的思想特色〉，頁425-434。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戡山到戴東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9年），第五章〈心學系統外的救正——明末清初朱子學的三種型態及其消長〉，頁115、144-148。

⁸⁴ 西河云：「施愚山作湖西道，時講學于廬陵書院。楚人楊恥庵與其徒來，正作事物心性之辨。恥庵咨嗟曰：『事物在心上求，則有心有事物，萬物皆備，即反身而已，得之《孟子》之言也。若在事物上求，則天下事物必不能求，而此心已先失矣。《千文》曰「逐物意移」，此在兒豎能誦之，況學人乎？』時聞者嘈嘈而起，目之為姚江之學，且有昌言孔顏學徒，定無心上求事物者。愚山亦不省，唯唯而別。」見清·毛奇齡：〈折客辨學文〉，《西河集》，卷120，頁5。

⁸⁵ 西河云：「往在史館時，同官尤悔庵，題得〈王文成傳〉。總裁惡傳中多講學語，駁令刪去。同官張武承，遂希意極詆陽明。」見清·毛奇齡：〈折客辨學文〉，《西河集》，

官方學者，以陽明學的立場提出反駁：⁸⁶第一，西河強調，陽明學的「知行合一」與「致良知」說，源自於《孟子》的「良知」說。⁸⁷第二，以朱注之「真知」，為朱子學、陽明學發展的一貫之旨。⁸⁸第三，謂朱子不自踐其言而陽明踐之。⁸⁹西河駁論的第一、二點，是朱、陸、王之辯的常見提法。⁹⁰至於第三點，西河批評朱子云：「其註〈大學〉于『格物』，則所知在物；于『誠意』則所行又在意。在物少一行，而在意少一知。」⁹¹將「格物」、「誠意」與「知」、「行」問題合併來談，應為當時常見的提法，⁹²不過，相較於第一、二點，西河的結論具有問題。首先，西河並未舉例，不知批評確切為何。姑且順著西河的邏輯，所謂「在物少

卷 120，頁 13 下-14 上。

⁸⁶ 兩人辯論之具體內容，請參考王茂：《清代哲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 月），第二章〈理學與心學的最後爭辯〉，頁 35-59。本文此處略作補充。

⁸⁷ 清·毛奇齡：〈折客辨學文〉，《西河集》，卷 120，頁 13 下。

⁸⁸ 〈中庸〉「回之為人」章，朱注：「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西河釋「真知」為「能知自然能行」，認為朱子學也蘊涵著「知行合一」的道理。事實上，現代學者也有類似意見。陳來先生云：「在宋儒的知行討論中，『真知』是一個較為常見的重要觀念，真知指真切之知，這個觀念表示，真知者必然會把他所了解的道德知識付諸行動，不會發生知而不行的問題。……在宋儒看，『真知』的觀念雖然並不直接包含行為，卻包含了『必能行』這一性質。宋儒這個思想是王守仁知行合一說的先導。」同前註。另參考，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27。陳來：《宋明理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 年 6 月），頁 271。

⁸⁹ 清·毛奇齡：〈折客辨學文〉，《西河集》，卷 120，頁 14 上。

⁹⁰ 理學家皆以繼承孔、孟為志，而朱、陸、王之辯的辯論史中，元儒吳澄（1249-1333）特以此點為陸子辯護。至於「真知」說的強調，明代程敏政（1445-1499）著《道一編》，為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先聲，其詩有云：「晦翁心學在真知」，已經注意到「真知」說於理學發展之意義。見元·吳澄：〈仙城本心樓記〉，《吳文正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 冊），卷 48，頁 12 下-14 上。明·程敏政：〈夜讀定山與汪循貢士詩有感二絕〉，《篁墩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3 冊），卷 85，頁 11 上。

⁹¹ 清·毛奇齡：〈折客辨學文〉，《西河集》，卷 120，頁 14。

⁹² 如孫奇逢云：「紫陽格物，人謂屬知；陽明格物，人謂屬行」。見清·孫奇逢，朱茂漢點校：〈答魏石生〉，《夏峰先生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7 月），卷 2，頁 86。

一行」，或指朱注「格物」云「窮至事物之理」。⁹³至於「在意少一知」，〈大學〉「誠意」章，朱注「慎獨」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⁹⁴此知善、去惡之道德磨練，即是「格致補傳」使「知」表裏精粗無不到之義，⁹⁵西河的批評並不適當。總之，朱子學與陽明學之間，或有形上涵義與實踐工夫的先後差別，⁹⁶但以有無觀點來加以批評，實有不當之處。⁹⁷

西河駁論的要旨，在於朱子學有理學內部的問題，陽明學是彌補其弊，更接近於《孟子》。此論一出，張烈隨即著《王學質疑》回應。⁹⁸〈讀史質疑三〉云：

《宋史》有〈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絕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列之〈儒林〉，此為《宋史》者有識也。元儒如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許白雲、金仁山者，皆有功聖門，而許為最，然終不敢比於程、朱，故不立〈道學傳〉，此為《元史》者有識也。若有明一代，堪立〈道學傳〉者誰乎？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真西山、許魯齋；而光芒橫肆如陽明者，假孔孟以文禪宗，藉權謀以標道德，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⁹⁹

⁹³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5。

⁹⁴ 同前註，頁 10。

⁹⁵ 同前註，頁 9。另參考清·孫奇逢：〈寄張蓬軒〉，《夏峰先生集》，卷 2，頁 63。

⁹⁶ 參考蔡龍九：《〈朱子晚年定論〉之相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張永雋先生、杜保瑞先生指導），頁 12-21。

⁹⁷ 西河晚年重述此辯，不再採取有無觀點來作分析，而是企圖將朱注〈大學〉「格物」的地位，讓位給「誠意」。參考陳逢源：〈毛奇齡《大學知本圖說》對誠意之教與情、性的思考〉，頁 153。

⁹⁸ 清·毛奇齡：〈折客辨學文〉，《西河集》，卷 120，頁 14 下。

⁹⁹ 清·張烈：《王學質疑》（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同治年間左宗棠增刊《正誼堂全書》本），附錄，頁 10。

張烈之說，以周、程、朱子學為最，列於〈道學傳〉；蔡元定、陸九淵次之，列於〈儒學傳〉；元、明諸儒因不敢自比程、朱，故列〈儒林傳〉；陽明則以儒學文飾禪佛，為最下之者。換句話說，張烈標舉道學之名，專屬於朱子學，陽明學則不配此名。此論看似不立〈道學傳〉，所持理由仍在駁斥陽明、抬舉朱子的脈絡之中，而論述語言有偏激之處，因此西河亦提出激烈反駁。〈辨聖學非道學文〉提到：

逮至北宋，而陳搏以華山道士，自號希夷，與种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搜道書《無極尊經》，及張角「九宮」，倡「太極」、「河、洛」諸教，作道學綱宗。而周敦頤、邵雍與程顥兄弟師之，遂篡道教于儒書之間（原注：其說詳見予《河洛原舛》及《太極遺議》諸文。又佛書《禪源詮集》亦載「太極圖」，名阿犁耶識。相傳周濂溪亦受之了元禪師者，今《遺議》不載）。¹⁰⁰

此文雖是西河完成《太極圖說遺議》與《河圖洛書原舛編》之後的作品（以下簡稱《遺議》、《原舛》），不過從西河敘述昔在史館與張烈辯論可知，¹⁰¹此文具有回憶性質，文中縱使有補充資料，其辯論觀念與論證方法，當時業已成形。若以《原舛》、《遺議》的著成時間為旁證，《仲氏易》已提到兩書，¹⁰²兩書的著成時間，應在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1689-1693）以前。¹⁰³康熙三十二年，西河

¹⁰⁰ 清·毛奇齡：《西河集》，卷 122，頁 3。按：《遺議》論周子「太極圖」與釋道之傳承，採取僧壽涯與麻衣道者等普遍傳說。至於濂溪與了元之傳說，《五燈會元》有了元禪師傳，傳中只提到了元與蘇軾的交遊，西河所論不知何據。見清·毛奇齡：《毛奇齡易著四種》，頁 96。宋·普濟，蘇淵雷點校：〈雲居了元禪師〉，《五燈會元》（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10 月），下冊，卷 16，頁 1026-1027。

¹⁰¹ 西河云：「向在史館，同館官張烈，倡言陽明非道學，而予頗爭之。」同前註，頁 3 上。

¹⁰² 清·毛奇齡：《仲氏易》，卷 28，頁 10、21 上。

¹⁰³ 見註 41 引文。

初次閱讀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時云：

今人于聖門忠恕，毫釐不講，而沾沾于德性問學，硬樹門戶，此在孩提稚子，亦皆有一詆陸闢王之見存于胸中。¹⁰⁴

西河把閻書視為「詆陸闢王」之作，可見當時他僅在意朱陸異同的問題。¹⁰⁵據此，已可確定《原舛》、《遺議》的著作動機，是於朱子學與陽明學的辯論中所展開。

整理西河考索《易》學的生平事跡可知，明末講學時期，西河仍在思考朱子學與陽明學之間的問題，但經歷流亡卜筮與高笠僧事，確定起推崇陽明學、排斥朱子學的態度。關於施閏章對於毛西河的影響，施氏雖有家學淵源，理學上的表現，以朱陸調和論為主，而〈修史議〉「禰紫陽、桃新建」的態度，更與西河有所不同。就此而言，施閏章的影響實相當有限，毛西河對於朱子學與陽明學之抉擇，應以自身的生命經驗為主。觀察早年卜筮與高笠僧事，西河已開始懷疑宋代《易》學，而考辨《易》圖之具體說法，是於張烈辯論中所展開。分析西河駁論，義理實屬泛泛而言，但無論是引述《孟子》，抑或是朱子學之批評，西河著力於文獻探究，欲從資料上來駁倒對方，其所引援之經典詮釋，成為此次辯論最具價值的學術內容。¹⁰⁶爾後西河於《仲氏易》中，將「先天圖」歸納為八誤，¹⁰⁷幾已

¹⁰⁴ 清·毛奇齡：〈閻潛丘論《尚書疏證》書〉，《西河集》，卷 20，頁 7 上。

¹⁰⁵ 林慶彰：〈毛奇齡、李塨與清初的經書辨偽活動〉，《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8 月），頁 11。按：根據魏千鈞之研究，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塨請教《古文尚書》前，西河考證經籍的目標，多是為了理學上的討論。參考魏千鈞：〈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第 18 期（2004 年 6 月），頁 206。

¹⁰⁶ 王茂：《清代哲學》，頁 69。

¹⁰⁷ 八誤分別為：（1）畫繁：論「加一倍法」非經、傳所有。（2）四、五無名：若二畫卦可謂太陰、太陽、少陰、少陽等四象，四畫、五畫卦無專有名詞可言。（3）三、六無住法：論邵雍《易》學無說明三畫、六畫卦之由來。（4）不因：論「加一倍法」與〈繫辭傳〉云「因而重之」不合。（5）父子母女並生：論「小橫圖」次序與〈說卦

說明「先天圖」式的大致問題，這是西河考辨《易》圖的學術價值。

三、毛西河考辨《易》圖的學術傾向 ——以「河圖」、「洛書」為核心的討論

西河自認為《明史》不立〈道學傳〉，是受其論「道學」名義與考辨「太極圖」的影響。¹⁰⁸全祖望敘述此事，認為是湯斌（1627-1687）與眾人討論時，出示梨洲〈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所致。¹⁰⁹湯斌看過〈蕺山學案〉，¹¹⁰梨洲的明代學術史研究，在當時堪稱權威，梨洲的意見應該是《明史》不立〈道學傳〉的重要因素。至於西河駁論的影響力如何？康熙曾以「太極圖」試翰林館臣，熊賜履（1635-1709）〈太極圖論〉的氣論被拔擢為第一。¹¹¹基於官方理學的態度，四庫館臣論氣為儒、道兩家之共法，批評西河乃捨本逐末者。¹¹²由此可知，官方

傳）乾、坤兩卦而索成三男、三女說不合。(6) 子先母、女先男、少先長：承上，論八卦順序與〈說卦傳〉不合。(7) 卦位不合：論「小圓圖」與〈說卦傳〉八卦方位不合。(8) 卦數杜撰無據：論「小橫圖」〈乾〉一、〈兌〉二等卦數於經、傳無據。見清·毛奇齡：《仲氏易》，卷1，頁4-5。另參考，蕭雅俐：《毛奇齡〈仲氏易〉研究》（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年6月，蔣秋華先生指導），頁32-36。

¹⁰⁸ 〈辨聖學非道學文〉云：「時徐司寇聞予言，問：『道學是異學，何耶？』予告之，徐大驚，急語其弟監修公暨史館總裁削『道學』名，敕《明史》不立〈道學傳〉。」見清·毛奇齡：《西河集》，卷122，頁3。

¹⁰⁹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提到：「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為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眾，遂去之。」清·全祖望：《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冊，《鮚埼亭集》卷11，頁223。另參考胡春麗：〈毛奇齡年譜（上）〉，頁258-259。梨洲文見吳光等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10冊，頁219-223。

¹¹⁰ 陳祖武：《中國學案史》（上海：東方出版社，2008年12月），頁105-107。

¹¹¹ 王茂：《清代哲學》，頁16。

¹¹² 原文為：「惟是一元化為二氣，二氣分為五行，而萬物生息於其間。此理終古不易，儒與道共此天地，則所言之天地，儒不能異於道，道亦不能異於儒。猶之日月麗天，萬方並睹，不能謂彼教所見日月，非我日月也。苟其說不悖於理，何必定究其所從

學者難以接受西河對「道學」名義與「太極圖」的考辨。事實上，西河弟子對《原舛》、《遺議》也有不同的看法。李塉（1659-1733）拜西河為師前，王復禮曾對其宣揚「『太極圖』本道家說」，¹¹³此即西河之說，故西河寄《原舛》、《遺議》予李塉。¹¹⁴不過，李塉對《原舛》、《遺議》之接受，¹¹⁵應與本師顏元反對宋明理學，駁斥「太極圖」的立場有關。¹¹⁶相較之下，邵廷采雖推崇西河之理學，但於《原舛》、《遺議》則尚有疑焉，¹¹⁷可見門人內部，對《原舛》、《遺議》也未下定論。

黃宗羲、胡渭對於「太極圖」的態度，是否與毛奇齡、李塉等人相同，¹¹⁸尚有討論的餘地。〈濂溪學案〉梨洲案語云：

後世之異論者，謂「太極圖」傳自陳搏，其圖刻于華山石壁，列玄牝等名，是周學出于老氏矣。又謂周子與胡文恭同師僧壽涯，是周學又出于釋氏矣。此皆不食其葢而說味者也。¹¹⁹

梨洲《宋元學案》雖未完稿，康節、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五學案皆親手所定，

出？奇齡此論，不論所言之是非，而但於圖繪字句，辨其原出於道家，所謂舍本而爭末者也。」見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影印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本），第3冊，卷97，頁30上。

¹¹³ 清·李塉，鄧子平、陳山榜點校：《李塉文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下冊，附錄清·馮辰、劉調贊：《李恕谷先生年譜》，卷2，頁732。

¹¹⁴ 同前註，頁733。

¹¹⁵ 李塉《西河合集》《易經》諸集序目云：「《河洛》、《原舛》、《太極遺議》，則又捍禦聖道之最緊要者。」見《毛西河先生全集》，《易經》諸集序目，頁2上。

¹¹⁶ 《存性編》駁斥朱子引濂溪之人性論提到：「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見清·顏元，王星賢、張芥塵、郭征點校：《顏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6月），卷1，頁10。

¹¹⁷ 〈答蠡縣李恕谷書〉云：「『太極』、『先天』本於釋老，則不敢臆為之說。『河圖』、『洛書』，孔子明舉之，而歐陽公乃稱其妄，是皆未可據，故于《原舛》、《遺議》尚有疑焉。」見清·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7，頁311。

¹¹⁸ 王茂：《清代哲學》，頁126。

¹¹⁹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第1冊，卷12，頁523。

¹²⁰此條案語可為梨洲對於「太極圖」的定論。當時考辨《易》圖的風氣已興，縱使梨洲非議朱子的「太極圖」詮釋，終其一生，都未懷疑其圖樣真偽。而「後世之異論者」，正是梨洲親弟。黃宗炎《圖學辨惑》以「无極圖」為「陳圖南本圖」（詳見附錄圖1），說曰：

此圖本名「无極圖」，陳圖南刻于華山石壁，列此名位。¹²¹

此圖最下「○」為「玄牝之門」，即梨洲云：「其圖刻于華山石壁，列玄牝等名」者。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雖未附錄圖樣，文中列舉「玄牝之門」、「煉精化氣」、「五氣朝元」等名，¹²²其所論述的圖樣，亦為《圖學辨惑》「陳圖南本圖」，由此可見黃宗炎說的影響力。全祖望云：

至先生（按：黃宗炎）而悉排之，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¹²³

黃氏兄弟雖然都有考辨《易》圖的相關作品，考辨「太極圖」則由黃宗炎開始。石壁刻有此圖之說，《道藏》或地方志並無記載，¹²⁴黃宗炎未指明說法來源，不知所據為何。至於「无極圖」的來歷（圖2），元道士衛琪云：

周子作「太極」以括《大易》，予演「無極」以總《大洞》。¹²⁵

¹²⁰ 陳祖武：《中國學案史》，頁129-130。



¹²¹ 清·黃宗炎：《圖學辨惑》，收入《易學象數論（外二種）》，頁456。

¹²² 清·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曝書亭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儒藏》精華編第273冊），卷58，頁908。

¹²³ 清·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第1冊，卷12，頁518。

¹²⁴ 日·今井宇三郎：《宋代易學の研究》（東京：明治圖書出版株式會社，1958年3月），第三章〈太極圖考（一）〉，頁267。按：陸遊《老學庵筆記》云：「予遊邛州天慶觀，有希夷詩石刻」，史實有石刻陳搏詩，餘則亦未檢得。見宋·陸游，李昌憲整理：《老學庵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1月，《全宋筆記》第5編第8冊），卷6，頁72。

¹²⁵ 元·衛琪注：《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註》（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日本學者吾妻重二的研究，衛琪《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註》所附圖樣及相關說法，應是周子「太極圖」影響道教，而非道教影響周圖。¹²⁶就此而言，黃宗炎以「无極圖」為「陳圖南本圖」說並不可靠。朱彝尊與毛奇齡則以唐代流傳的《上方大洞真元妙經》與五代彭曉注釋《參同契》的相關圖樣為主要證據，¹²⁷西河更進一步指出：唐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將「阿梨耶識」繪製為「」，這是「太極圖」「

1985年，《正統道藏》第3冊)，卷1，頁9。

¹²⁶ 日·吾妻重二：《朱子学の新研究》(東京：創文社，2004年9月)，第1部第1編第1章〈太極圖の形成——儒佛道三教をめぐる再検討〉，頁26-28。吾妻氏：《宋代思想の研究——儒教・道教・仏教をめぐる考察》(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9年3月)，第II編第一章〈《易經》の理論と道教〉，頁198。

¹²⁷ 清·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曝書亭集》，卷58，頁908。清·毛奇齡：《太極圖說遺議》，《毛奇齡易著四種》，頁97-104。

¹²⁸ 清·毛奇齡：〈復馮山公論《太極圖說》、《古文尚書冤詞》書〉、〈牘三十五(寄圭峯「十重圖」與張文麓)〉，《西河集》，卷18，頁8上；卷22，頁14下。

¹²⁹ 參考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9月)，頁121-140。

¹³⁰ 參考許維萍：《歷代論辨太極圖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碩士論文，1995年6月，黃慶萱先生指導)。

¹³¹ 日本學者荒木見悟認為，西河論「道學」語源自道家，應該是個正確判斷，即便「道學」成為程朱理學的普遍稱呼，不能抹滅其釋、道二教的歷史痕跡。基於如此立場，荒木先生部份接受西河考證，更進一步指出「道學」名稱於佛教的歷史淵源。見日·荒木見悟：〈道統論の衰退と新儒林伝の展開〉，《明清思想論考》(東京：研文出版，1992年2月)，頁12。

¹³² 田智忠：〈毛奇齡《太極圖遺議》考辨〉，《周易研究》2009年第3期，頁28-35。

汞煉丹與日月之關係，但是兩卦各自獨立，¹³³並未構成「☉」圖樣。至於宗密的《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排印明《大藏經》本）「十重圖」之「阿梨耶識」標示為「☉」（圖4），但明《永樂北藏》本（圖5）、宋傳高麗本（圖6）、唐代敦煌本（圖7）等俱無「☉」圖，此圖實為後人所加。¹³⁴而朱、毛所說之《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分為《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品》與《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圖》之「太極先天之圖」（圖8）極似「太極圖」，但《圖》中提到「昔者真君在武當山中進道」，¹³⁵「武當真君」為宋真宗大中祥符以後事，¹³⁶《圖》又引黃庭堅（1045-1105）語曰：

山谷云：吾欲亡言，觀道微妙。¹³⁷

可見《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乃後起資料，亦為周圖影響道教之例。綜上所述，朱、毛之說看似證據確鑿，其實仍有商榷餘地，胡渭云：

¹³³ 五代·彭曉：《周易參同契鼎歌明鏡圖》，《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34冊，頁9。

¹³⁴ 唐·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日本大正年間〔1934〕《大正藏》第48冊排印明洪武年間〔1372-1399〕《大藏經》本），卷下2，頁413。前揭書：（上海：上海書店，2011年，《佛藏》第71冊影印明永樂年間始刻〔1419-1440〕《北藏》本），卷4，頁130-131。前揭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年，影印日本花園大學圖書館藏宋傳高麗本），卷下，頁43-45。潘重規編：《敦煌卷子》（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76年11月，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第6冊，頁1237-1239。另參考，蕭文真：《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研究》，《古典文獻研究輯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3月）二編第18冊，頁5-7。冉雲華：〈敦煌本《禪源諸詮集都序》對中國思想史的貢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東初出版社，1990年8月），頁170-171。日·吾妻重二：《朱子学の新研究》，頁33-36。

¹³⁵ 佚名：《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11冊，頁3。

¹³⁶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三次修訂本），頁195。

¹³⁷ 見《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頁2。

或曰：周子所自作，而道家竊之以入藏。疑不能明，存而弗論云。¹³⁸

周圖的重要部件——「水火匡廓圖」與「三五至精圖」，胡渭納入《參同契》部份，¹³⁹但整體而言，《易圖明辨》並無考辨周子「太極圖」的專門篇章。胡渭說明「水火匡廓圖」與「三五至精圖」時，雖然羅列西河說法，《道藏》與周子圖說的相似資料，多為周圖對於道教的影響，因此胡渭採取備為一說、存而不論的態度，此為毛、胡兩人的相異之處。

總合以上，西河辨「太極圖」與釋、道之間的關係，雖有文獻問題存在，但他確切指出釋、道文獻，分析「先天圖」與《周易》經、傳的差別，這些都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然而上述說法的主要意義，在於打破宋儒舊說，其學術思想的主張，則須藉由《原舛》與《經問》駁斥胡渭之分析，瞭解西河的學術傾向。以下依《原舛》圖序說明，並檢討其中的相關問題，分「河圖」、「洛書」、「五行」三項來作討論。

（一）「河圖」

西河謂陳搏《易》圖造成學術史的冥冥長夜。他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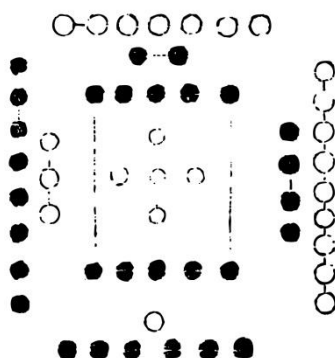
趙宋、元、明千年長夜，而及今而始得之，其說而有二：一則世之言「河圖」者，亦皆知「大衍之數」，然第以為「河圖」之陽二十五點，「河圖」之陰三十點，與「大衍之數」：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共成五十有五者，其數相合已爾。而其天生地成，地生天成，或北或南，為水為火，能方能圓，有單有複，按之可為形，指之可為象，則「河圖」有之，「大衍」不得有之也。而孰知「大衍之數」其為形為象，

¹³⁸ 清·胡渭：《易圖明辨》，卷3，頁67。

¹³⁹ 同前註，頁64-67。

原自如此，而人初不知，其長夜一。一則魏晉以後，俗尚王學而鄭學稍廢，其所遺註第散見于《易》、《詩》、《書》、三《禮》、《春秋》疏義，及《釋文》、《漢書》、《文選》諸所引註，而迄無成書。故唐惟李鼎祚略採其註于《易解》中，而其在他書，則惟王應麟復為彙輯而補于其後，此在劉、邵言《易》時皆未之見。今搏得其說而不言所自，或亦轉得之他人，而并其所自，而亦不之知，皆未可定，則冥冥矣，其長夜二。¹⁴⁰

關於宋傳「圖」、「書」的內容，西河採取普遍說法，以「五十五點圖」為「河圖」，「四十五點圖」為「洛書」。以《周易本義》為例，「河圖」為：¹⁴¹



西河認為，「河圖」乃陳搏抄襲「大衍之數」鄭玄注而來，¹⁴²爾後因鄭注亡佚，導致宋代以後學者，不知「河圖」、鄭注兩者之間的關係。對照鄭玄注：

¹⁴⁰ 清·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毛奇齡易著四種》，頁 79。

¹⁴¹ 宋·朱熹：《宋刊周易本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年，影印宋咸淳元年吳革刻本），《易》圖，頁 1 上。

¹⁴² 原文為：「搏之所為圖，即『大衍』之所為註……康成但有註而無圖，而搏竊之以為『河圖』。」見《河圖洛書原舛編》，《毛奇齡易著四種》，頁 78。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衍，演也。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¹⁴³

若依鄭注之數字、方位製圖，將與「河圖」若合符節。¹⁴⁴西河即製「大衍圖」，圖樣如下：¹⁴⁵



¹⁴³ 引自宋·王應麟輯，清·丁杰、張惠言補定：《周易鄭注》，《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12月，據《湖海樓叢書》本排印）第149冊，卷7，頁89-90。

¹⁴⁴ 參考周立昇：〈析鄭玄宇宙生成與衍化的象數模式——兼談鄭注《乾鑿度》所透顯的道家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20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1998年1月），頁288。

¹⁴⁵ 清·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西河合集》本）第40冊，頁17上。按：原圖格線經後製去除，以下同此。

對照「河圖」與「大衍圖」，兩圖數字、方位皆同，只不過「大衍圖」直標數字，「河圖」則作黑白點圖；「大衍圖」有五行方位，「河圖」無五行標示。西河認為，「河圖」所謂的數字生成，與奇偶陰陽的相配關係，皆源自於鄭玄注，鄭注有文無圖而已。因此，西河將鄭注圖樣化，可以稱之為「大衍圖」、「天地生成圖」或「五行生成圖」。¹⁴⁶

(二)「洛書」

西河謂「河圖」源自「大衍之數」鄭玄注，「洛書」則源自於《易緯》鄭玄注。他說：

今之「洛書」，則《易緯》家所謂「太乙下九宮法」，取陰陽卦數（原注：即十五數）以行九宮（八卦四正四維合中央為九宮，而數皆十五）。¹⁴⁷

西河認為漢儒重視此法，是術數最有據者，¹⁴⁸因此，《原舛》雖將《易緯》與揚雄《太玄》、郭璞《洞林》、衛元嵩《元包》、司馬光《潛虛》等書相提並論，¹⁴⁹但於西河《易》學之中，《易緯》實有較高地位。除上引所見之「大衍圖」，西河製有「大衍配八卦圖」、「改正黑白點位置圖」、「太一下九宮圖」、「九宮配卦數圖」、「陰陽合十五數圖」、「明堂九室圖」等共七圖，附錄於《原舛》之後。¹⁵⁰其中，「太一下九宮圖」，乃據《乾鑿度》「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

¹⁴⁶ 清·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毛奇齡易著四種》，頁 79

¹⁴⁷ 清·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毛奇齡易著四種》，頁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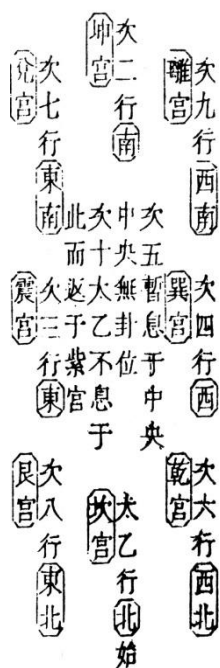
¹⁴⁸ 原文為：「夫『大衍之數』雖亦《易》學所固有，即『太乙下九宮法』亦術數之最有據者，然總非『圖』、『書』。蓋『太乙九宮』顯然為漢儒所遵，然並無名『洛書』者。」見清·毛奇齡：《仲氏易》，卷 28，頁 6 上。

¹⁴⁹ 清·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毛奇齡易著四種》，頁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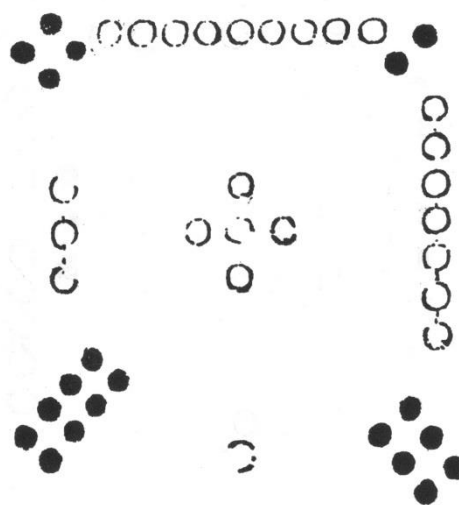
¹⁵⁰ 清·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毛奇齡易著四種》，頁 18 下。

合於十五」鄭玄注所製。¹⁵¹先並列《原舛》「太一下九宮圖」與《周易本義》「洛書」，圖樣如下：

《原舛》「太一下九宮圖」¹⁵²



《周易本義》「洛書」¹⁵³



西河「次二」、「次三」之語，為「太乙下九宮法」之運行次序，不是數字或卦數的表示。直觀兩圖，「太一下九宮圖」與「洛書」不同，西河論「洛書」源自《易緯》，並非依照文獻說法直接構圖，而是經過一番推演，才可聯繫兩者之間的關係，其推演詮釋步驟如下：

¹⁵¹ 見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重修緯書集成》（東京：明德出版社，1981年3月），卷1上，《易緯·乾鑿度》卷下，頁41。

¹⁵² 清·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同註145），頁18下。

¹⁵³ 宋·朱熹：《宋刊周易本義》（同註141），頁1下。

步驟一：確定八卦方位。〈說卦傳〉提到〈震〉為東方卦、〈巽〉東南卦、〈離〉南方卦、〈乾〉西北卦、〈坎〉北方卦、〈艮〉東北卦，¹⁵⁴〈說卦〉無言〈兌〉、〈坤〉方位，但說〈兌〉為正秋，¹⁵⁵這可推測為西方卦，而八方位所餘之西南，即為〈坤卦〉方位。《乾鑿度》雖無八卦方位，《易緯·通驗卦》有之，¹⁵⁶近代考古所得之東漢式盤，也有〈說卦傳〉之八卦方位，¹⁵⁷這是漢代流行的普遍說法。

步驟二：安排數字方位。「大衍之數」鄭玄注，僅提到一、六在北，二、七在南，三、八在東，四、九在西，五、十居中，十數有四正方位，但無四維方位。然而，西河分析道：

「大衍」有四正、四維，至配八卦則以生數為正，成數為維，始知衍宮二圖皆可方圓。邵子謂圓者為「圖」，方者為「書」，真臆見也。此從《大傳》所定卦位為數，〈坎〉正北卦，天一在北，則〈坎〉數一……于是以成數為四維，〈乾〉西北卦，地六成北，則成數六……至五、十居中，皆無卦位，故無配數。其分四正、四維而無中位，則「太乙下九宮法」亦昉諸此。¹⁵⁸

西河將天地生數（一至四）安排於四正方位，天地成數（六至九）於四維方位，如此一來，四正、四維皆有數字。不過對照《易緯》、鄭注，《乾鑿度》「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鄭注：「一主北方」、「七主南方」；¹⁵⁹《乾鑿度》「陽三陰四」，鄭注：「三者東方之數」、「四者西方之數」；¹⁶⁰卷下之一、七、

¹⁵⁴ 見宋·朱熹：《周易本義》，卷4，頁269。

¹⁵⁵ 同前註。

¹⁵⁶ 徐興無：《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建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3月），頁120-122。

¹⁵⁷ 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頁70-76、95。

¹⁵⁸ 清·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毛奇齡易著四種》，頁85。

¹⁵⁹ 見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重修緯書集成》，卷1上，頁25。

¹⁶⁰ 同前註，頁27。

九，鄭注：「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北方象木。」

¹⁶¹無論是生數還是成數，文獻只有四正方位，沒有四維方位，「生數：四正」、「成數：四維」的分析安排，純為西河的個人詮釋。

步驟三：將上述四正、四維方位之數字，與八卦方位相配，由此得到卦數。西河製為「大衍配八卦圖」，圖樣如下：¹⁶²



經此相配，八卦俱有卦數，分別為〈坎〉一、〈離〉二、〈震〉三、〈兌〉四、〈乾〉六、〈巽〉七、〈艮〉八、〈坤〉九。

步驟四：調整〈巽〉、〈離〉、〈坤〉、〈兌〉方位，形成九宮位與九宮數（幻方之數）。「大衍配八卦圖」已有九宮位的結構，不過《乾鑿度》云「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將卦數代入圖中，只有〈艮〉八、〈坎〉一、〈乾〉六合為十五，因此需要再作調整。西河云：

¹⁶¹ 同前註，頁 40。

¹⁶² 清·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同註 145），頁 17 下。

《易緯》太一下九宮法，概以陰陽合十五數為義。故以八卦配大衍之數，東西聯合，從衡相峙，各合十五而以卦數定行宮先後。其方位四離四合，惟〈乾〉、〈坎〉、〈艮〉、〈震〉四卦與卦位合，〈巽〉、〈離〉、〈坤〉、〈兌〉與卦位不合。然而行法皆從左轉，如〈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震〉正東，此其次第順行左轉，與「衍數」卦位皆相符合。乃不從東南轉西，而復從西北之右、次正西、次正南、次西南，以為〈巽〉、〈離〉、〈坤〉、〈兌〉之序，此與陳搏「先天圖」巽五、坎六另起左轉一例。¹⁶³

西河所說的順逆次序，是由步驟三「八卦配大衍圖」而來。他說：

〈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起于西北，而迄于正西。¹⁶⁴

九宮八卦的順序，從西北〈乾〉開始向左繞行一圈，此為「順行左轉」。以阿拉伯數字表示，依序為：1〈乾〉六、2〈坎〉一、3〈艮〉八、4〈震〉三、5〈巽〉七、6〈離〉二、7〈坤〉九、8〈兌〉四。九宮八卦「以陰陽合十五數為義」，1〈乾〉六、2〈坎〉一、3〈艮〉八，此三卦已合十五，不必更動，而其餘五卦不必全動，只須更動四卦，因此，4〈震〉三順勢留在正東。至於5〈巽〉七、6〈離〉二、7〈坤〉九、8〈兌〉四的移動法，西河云：

今「九宮圖」以〈乾〉、〈坎〉、〈艮〉、〈震〉四卦起于西北，而迄于正東，至〈巽〉、〈離〉、〈坤〉、〈兌〉，則又另從正西起，而迄于東南。¹⁶⁵

正東4〈震〉三、中五不動，將5〈巽〉七移至正西，列中即合十五，其餘三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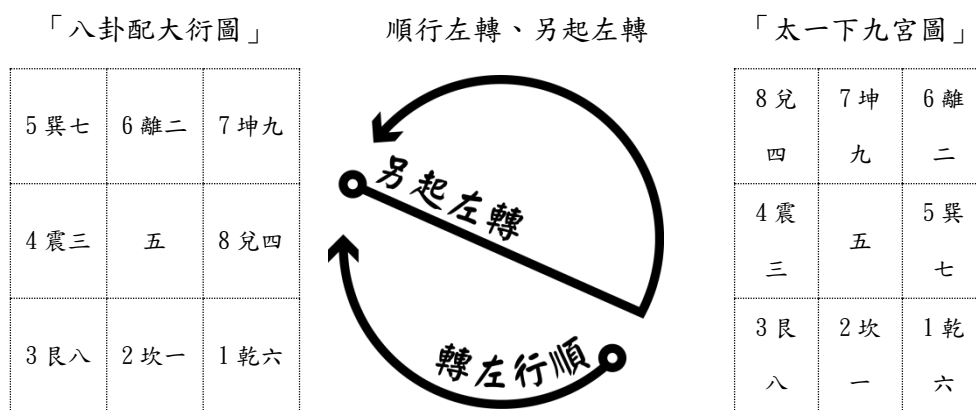
¹⁶³ 清·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毛奇齡易著四種》，頁87。

¹⁶⁴ 同前註，頁80。

¹⁶⁵ 同前註，頁80。

再依序移至西南、正南、東南，縱橫之數俱合十五。換句話說，5〈巽〉七、6〈離〉二、7〈坤〉九、8〈兌〉四的移動法，是「另從正西起，而迄于東南」，此即所謂「另起左轉」。

經過以上四個步驟，「八卦配大衍圖」可變成「太一下九宮圖」，製成由左至右之流程圖，表示如下：



「太一下九宮圖」看似與「洛書」無關，若將〈乾〉六、〈坎〉一、〈艮〉八、〈震〉三、〈巽〉七、〈離〉二、〈坤〉九、〈兌〉四等卦數代入，就是縱橫十五的九宮圖。職是之故，西河認為「洛書」由此變化而來，同時其「S」型移動法，亦為「先天圖·小圓圖」之先聲。

(三)「五行」

西河論「洛書」與《易緯》鄭玄注之關係，說法十分巧妙，但從步驟二：安排數字方位開始，並無文獻根據佐證，僅為作者的個人詮釋。而「河圖」與「大衍之數」鄭玄注之關係，是否如同西河所說：是陳搏抄襲鄭注，而宋儒未見鄭注原文，導致未能指出陳搏之襲用？事實上，北宋初年仍有鄭玄《周易注》殘本，

¹⁶⁶劉牧提到：

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以五行炁通於萬物，故減五。大衍又減一，故用四十九。¹⁶⁷

儘管這可能徵引自《五經正義》，¹⁶⁸但從明引鄭注可知，他對鄭學有所瞭解，同時並無隱匿之意。此外，劉牧曾批評《易緯·稽覽圖》及鄭玄的「六日七分」說，¹⁶⁹《易緯》或鄭玄注的內容，僅是宋代圖書《易》學的部份來源，西河的說法並不正確。

其次，若謂「河圖」源自「大衍之數」鄭玄注，又據鄭注另製新圖，則「河圖」僅有圖樣上的錯誤（如數字作為黑白點圖），義理內容並無謬誤，這是胡渭評西河「刻於宋而寬於漢」的主因。〈繫辭傳〉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¹⁷⁰「大衍之數」為五十，「天地之數」（一至十數合）為五十五，兩者數目並不相合，而西河製圖俱以「天地之數」操作，「大衍之數」或「大衍圖」的提法，其實本於鄭玄注。對此，胡渭批評道：

「天地之數」終不得為「河圖」者，則以《大傳》無明文，而「五十有五」但可以生著，不可以畫卦也。毛公唯知「數」不得為「圖」，而不知

¹⁶⁶ 《崇文總目》云：「《周易》一卷。鄭康成注。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之未遠。」見宋·王堯臣，清·錢東垣等輯釋：《崇文總目輯釋》，《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年，影印《粵雅堂叢書》本）第3輯第8冊，卷1，頁上。

¹⁶⁷ 宋·劉牧：《易數鉤隱圖》，《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8冊，卷上，頁17下。

¹⁶⁸ 劉牧《易數鉤隱圖》徵引鄭注的範圍，並未超過《五經正義》。同前註，卷上，頁8下-9上、15上、17-18上、27上；卷中，頁11下-12、頁14（按：此條引《尚書疏》）、17下、19下；卷下，頁6-7（《尚書疏》）、9下-10上（《尚書疏》）、11下。

¹⁶⁹ 劉牧云：「豈可取雜書賢人之說，而破聖人之經義哉？」同前註，卷中，頁18上。

¹⁷⁰ 引自宋·朱熹：《周易本義》，卷3，頁243。

「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不可混而為一。唯知「衍」不得為畫，而不知鄭注乃劉氏《洪範五行》之數，非伏羲「大衍」、「四營」之數也。長夜始旦，明尚未融，此余之所以不能無辨也。¹⁷¹

「大衍之數」鄭玄注之圖象化，並不等於「河圖」的歷史事實。依照西河說法，宋傳「河圖」、「洛書」源自漢代成說，而漢代所說的「河圖」、「洛書」，指的是簡冊之物；¹⁷²胡渭的觀點雖有不同，¹⁷³兩人都將宋代圖書《易》學的淵源，與「河圖」、「洛書」的本質，分作兩項處理。然而，西河以漢代成說為本，胡渭並不苟同漢儒學說，他強調，「大衍之數」鄭玄注，淵源於《漢書·五行志》或劉歆《洪範五行傳論》，並非《易傳》本義。胡渭認為，「大衍之數」與「四營而成《易》」相當，講得是著數、著算的道理。他說：

著無五行，無方位，無生成，無配耦也。¹⁷⁴

基於如此立場，「大衍之數」的重點，在於卜筮著算之義，而非陰陽配偶、宇宙生成或五行運行的圖樣象徵。即便可據漢代成說來繪製成圖，它可稱作「天地生成圖」、「五行生成圖」，但絕不可稱為「大衍圖」。¹⁷⁵另一方面，《漢書·五行志》或劉歆《洪範五行傳論》是漢代災異學說的主要內容，即便鄭玄引援注《易》，其說本非為《易》而設，¹⁷⁶「大衍之數」鄭玄注並不可靠。

¹⁷¹ 清·胡渭：《易圖明辨》，卷1，頁9-10。

¹⁷² 《原舛》云：「鄭康成註《大傳》，引《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則直指之為簡冊之物。此漢代近古似乎可察者。」見清·毛奇齡：《河圖洛書原舛編》，《毛奇齡易著四種》，頁70。

¹⁷³ 胡渭認為，「河圖」、「洛書」僅為《周易》興起之祥瑞。見清·胡渭：《易圖明辨》，卷1，頁23。

¹⁷⁴ 清·胡渭：《易圖明辨》，卷1，頁9。

¹⁷⁵ 同前註。

¹⁷⁶ 同前註。

胡渭質疑「大衍之數」鄭玄注與漢代五行說之關係，蘊涵著否定五行的預設立場。¹⁷⁷對此，西河學說則有差異。為求討論上的方便，茲先引述《漢書·五行志》，原文如下：

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¹⁷⁸

昭公九年「陳災」，《左傳》載鄭裨灶云：「陳，水屬也；火，水妃也」、「妃以五成」；¹⁷⁹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載梓慎語，亦採「水，火之牡」說。¹⁸⁰西河認為，此說源自於〈繫辭傳〉「大衍之數」章「五位相得」語，¹⁸¹釋曰：

或曰：夫子所言，並無五行一字，何以知為五行。曰：「五位相得」，數不得而稱位也。¹⁸²

西河以《易傳》為孔子所作，雖然〈繫辭傳〉「大衍之數」章，並未提到金、木、水、火、土，但若只是表示數字，傳文不應稱「位」，據此推測，「大衍之數」有

¹⁷⁷ 胡渭接受黃宗羲說，對於五行有所考辨。見清·胡渭：《易圖明辨》，卷2，頁34-35。

¹⁷⁸ 漢·班固，清·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4冊，〈五行志〉第7上，頁1914。

¹⁷⁹ 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下冊，頁1310。

¹⁸⁰ 同前註，頁1391。

¹⁸¹ 清·毛奇齡：《經問》，卷14，頁8下。

¹⁸² 同前註，頁15上。

孔子微旨。¹⁸³因此，西河反對胡渭「著無五行」的說法，云：

「著無五行」，而著之數有五行，一為水，二為火也。著無方位，而著之數有方位，天一在北，地二在南也。著無配耦，而著之數有配耦，天配耦而為二十，地配耦而為三十也。則是水火五行、北南方位、生成配耦，無一不備。其為形為像，彰彰如是。¹⁸⁴

西河雖然也講著數，但他認為著數並不只是單純數字，數字本身即有五行、方位、陰陽配偶等神秘意義。換句話說，五行妃牡之論，雖然出自於《左傳》，《左傳》筮釋實屬《易傳》微旨，不必因為鄭注與《漢志》、《左傳》相似，進而懷疑「大衍之數」鄭玄注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西河論《漢志》、鄭注亦有不同。他認為：

《漢志》無方位，鄭註有方位；《漢志》以殺為成，鄭註以生為成¹⁸⁵

所謂「《漢志》無方位」，指的是上述節錄部份，整體而言，《五行志》仍有方位，¹⁸⁶西河此說，僅是為了強化《原舛》製圖的合理性，判斷並不正確。至於《漢志》、鄭注的五行關係，五行妃牡之論，以陽奇之牡數為主，一、三、五、七、九與二、十、六、四、八之「牡：妃」關係為：「水：火」、「木：土」、「土：水」、

¹⁸³ 西河云：「世亦知夫子于生成合并之間，並有微旨乎！」西河認為數字蘊含的生成合併之理，如《原舛》論「大衍圖」可稱「天地生成圖」之類，是孔子《易傳》的微言大義；則數字蘊含五行之義，如《原舛》論「大衍圖」可稱「五行生成圖」之類，亦是孔子的微言大義。同前註。

¹⁸⁴ 清·毛奇齡：《經問》，卷 14，頁 12 下。

¹⁸⁵ 同前註，頁 6 下。

¹⁸⁶ 《五行志》云：「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見《漢書補注》，第 4 冊，《五行志》第 7 上，頁 1945。

「火：金」、「金：木」，兩者之間為五行相剋說。而「大衍之數」鄭玄注的五行關係，西河分析：

天一、地六，既以天一之生，與地六之成，并為水矣。然而，以水成水，助之已耳，夫子復以生水寓成水之意。故〈乾〉位地六，水也，夫子特稱之為「金」，曰「乾為金」，與「坎為水」合，何則？金生水也。¹⁸⁷

天地生數（一至五）分別生水、火、木、金、土，天地成數（六至十）復次生序，其五行質性，如「天一：地六」、「天二：地七」等數，俱為「水：水」、「火：火」之併合，西河認為，這種併合關係，強調的是生成概念。「〈乾〉位地六」的解釋，則需配合前述卦數說，可理解為：「〈坎〉一：〈乾〉六」、「〈離〉二：〈巽〉七」，正巧〈說卦傳〉提到：〈乾〉「為金」、「〈巽〉為木」、「〈坎〉為水」、「〈離〉為火」，¹⁸⁸代入「一：六」、「二：七」的併合關係，恰為「水：金」、「火：木」，西河認為，後數對於前數，正好是金生水、木生火的關係。因此，西河論孔子《易傳》微旨，是為五行相生說，鄭注比〈漢志〉更貼合於孔子本義。不過，〈說卦〉無言餘四卦之五行質性，「〈震〉三：〈艮〉八」等組合，無法獲得進一步的檢視。總之，西河強調鄭玄注為《易傳》本義，連帶著也接受漢代流行的五行學說，即便其中有所取捨，相較於胡渭，西河相信五行學說。

四、結論

探討毛奇齡與胡渭論辨《易》圖之相關問題，《太極圖說遺議》與《河圖洛書原舛編》的爭議性內容，已有較為詳盡的檢討。本文參考域外漢學暨相關研

¹⁸⁷ 清·毛奇齡：《經問》，卷14，頁15。

¹⁸⁸ 見宋·朱熹：《周易本義》，卷4，頁271-272。

究，認為《太極圖說遺議》所引用的《禪源諸詮集諸序》與《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等資料，前者具有版本問題，後者晚於周敦頤時期，西河所據實非鐵證。《河圖洛書原舛編》主張：宋代流傳的「河圖」、「洛書」，是抄襲漢代成說的圖樣符號，兩者之間互為表裏。不過，西河並非一概否定宋代圖樣與漢代成說，而是根據漢代成說來繪製新圖，如此一來，「河圖」、「洛書」僅有圖樣符號的錯誤，內容意義（漢代成說）實無問題，對於胡渭來說，這是種「寬漢刻宋」的辨偽學說。對此考辨兼有立說問題，本文採取經典詮釋的視野，觀察西河經學思想的內容特色。嚴格來說，西河《原舛》的經典詮釋，僅有「大衍圖」符合「大衍之數」鄭玄注的原始涵義，其餘如：四維數字方位、卦數、九宮移動法等，僅為作者的個人詮釋；至於鄭玄注之流傳狀況、《漢書·五行志》之理解，甚至以個人所詮之卦數說，牽合鄭玄注、〈說卦傳〉，論孔子《易傳》為五行相生說等，亦有值得商榷之處。但若僅欲說明經學思想的詮釋特色，《原舛》立說之呈現，明顯看出西河接受《易緯》、鄭玄注、五行說等漢代學說。

最後，透過歷時性的歸納分析，綜合西河考辨《易》圖之起源成因，與辨偽學說的詮釋特色，可以說明毛奇齡考辨《易》圖事，於清初學術史中的代表含義。析論西河早年生平事蹟，卜筮經驗與高笠僧事，和朱子學與陽明學之間的抉擇有關；理學辯論之考證需求，更是針對尊朱反王的時代風氣，激烈反駁的說法內容。就此而言，西河考辨《易》圖的原始動機，是為駁倒理學上之敵論，但因西河採取的辯論方式，著重於朱子學的文獻根據，使得西河自身的學術發展，導向於經學方面之相關研究。配合經典詮釋之呈現，在理學辯論當中，西河轉向於經學問題；在經典詮釋當中，則有接受漢代學說的傾向，毛奇齡考辨《易》圖之學思歷程，具有學術轉型的重要意義。

附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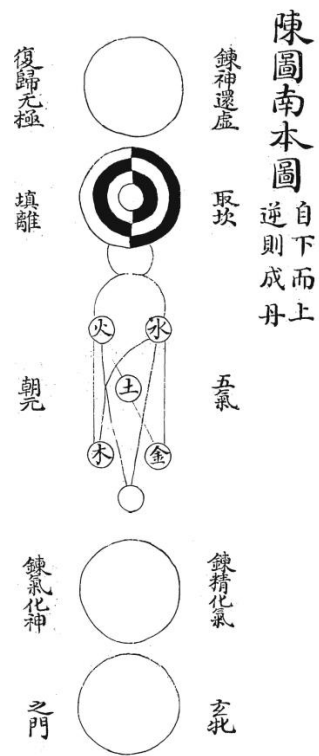


圖 1：清·黃宗炎
《圖學辨惑》
「陳圖南本圖」



圖 2：元·衛琪
《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註》
「無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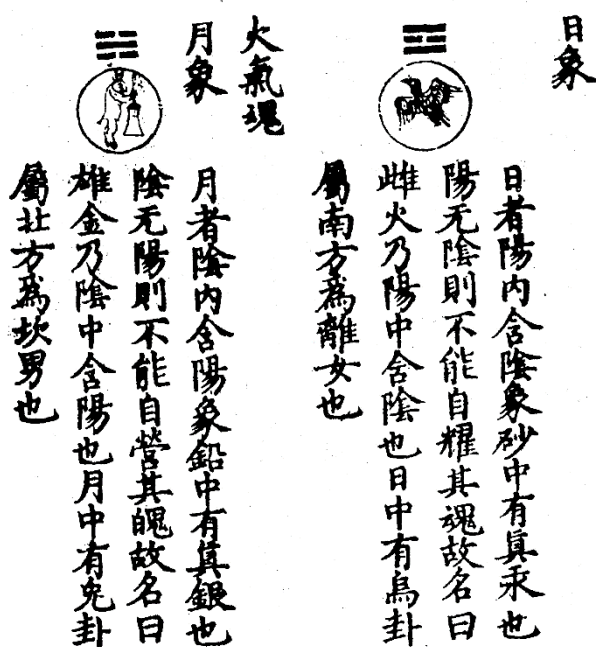


圖 3：五代·彭曉

《周易參同契鼎歌明鏡圖》(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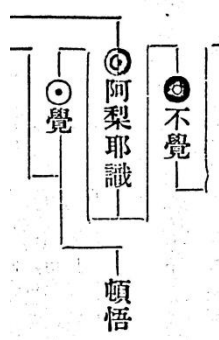


圖 4：唐·宗密
《禪源諸詮集都序》
《大正藏》本「十重圖」
(節錄)



圖 5：唐·宗密
《禪源諸詮集都序》
《永樂北藏》本 (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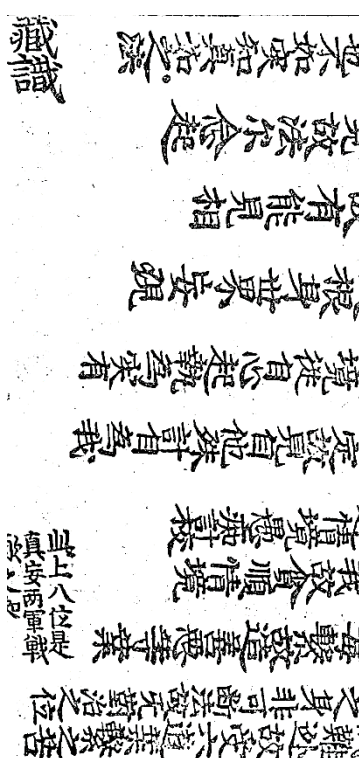


圖 6：唐·宗密
《禪源諸詮集都序》
宋傳高麗本（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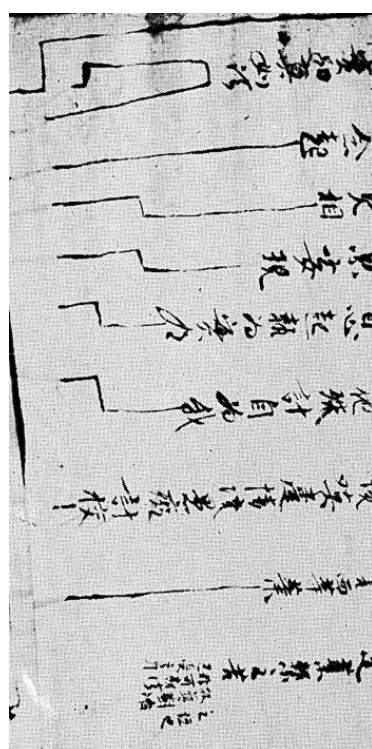


圖 7：唐·宗密
《禪源諸詮集都序》
唐代敦煌本（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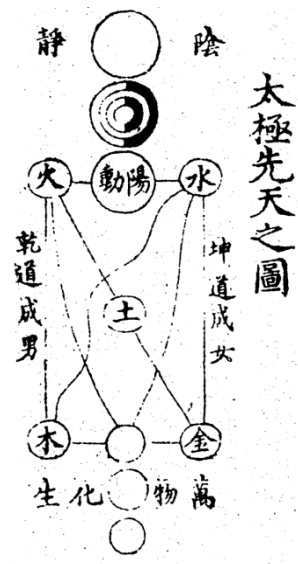


圖 8：佚名

《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

「太極先天之圖」

參 考 書 目

一、傳統文獻

- 漢·班固，清·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 漢·鄭玄注，宋·王應麟輯，清·丁杰、張惠言補定：《周易鄭注》，《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12月，據《湖海樓叢書》本排印）第149冊。
- 潘重規編：《敦煌卷子》（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76年11月，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第6冊。
- 唐·宗 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影印日本大正年間〔1934〕本）第48冊。
- 唐·宗 密：《禪源諸詮集都序》（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年，影印日本花園大學圖書館藏宋傳高麗本）。
- 唐·宗 密：《禪源諸詮集都序》，《佛藏》（上海：上海書店，2011年，影印明永樂年間始刻〔1419-1440〕《北藏》本）第71冊。
- 五代·彭 曉：《周易參同契鼎歌明鏡圖》，《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34冊。
- 佚名：《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11冊。
- 宋·劉 牧：《易數鉤隱圖》，《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8冊。
- 宋·朱 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7月）。

- 宋·朱熹，王鐵點校：《易學啟蒙》，《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冊。
- 宋·朱熹：《宋刊周易本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影印宋咸淳元年吳革刻本）
- 元·衛琪注：《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註》，《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3冊）。
- 清·施閏章，何慶善、楊應芹點校：《施愚山集》（合肥：黃山書社，1992年11月）。
- 清·張烈：《王學質疑》（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同治年間左宗棠增刊正誼堂全書本）。
- 清·毛奇齡：《毛西河先生全集》（清嘉慶元年蕭山陸凝瑞堂刊本，1796年）。
- 清·毛奇齡：《春秋占筮書》，《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41冊。
- 清·毛奇齡：《仲氏易》，《四庫易學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文淵閣本）。
- 清·毛奇齡：《白鷺洲主客說詩》，《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年間西河合集本）第61冊。
- 清·毛奇齡：《大學知本圖說》，《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影印康熙年間西河合集本）第173冊。
- 清·毛奇齡：《西河集》，《毛奇齡全集》（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年，影印《四庫全書》本）第7-11分冊。
- 清·毛奇齡：《經問》，《毛奇齡全集》（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年，影印《四庫全書》本）第5分冊。
- 清·毛奇齡，鄭萬耕點校：《毛奇齡易著四種》（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月）。

- 清·胡渭，鄭萬耕點校：《易圖明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月）。
- 清·全祖望，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 清·邵廷采，祝鴻杰點校：《思復堂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 清·李塨，鄧子平、陳山榜點校：《李塨文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
- 清·惠棟：《松崖筆記》，《清代筆記學術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13冊影印《聚學軒叢書》本）。
- 清·惠棟：《九曜齋筆記》，《清代筆記學術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13冊影印《聚學軒叢書》本）。
- 清·惠棟，鄭萬耕點校：《周易述》（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9月）。
- 清·阮元：《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5月）。
- 清·焦循：《焦里堂先生軼文》，《鄒齋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影印徐乃昌校錄本）。
- 清·焦循，劉建臻點校：《焦循詩文集》（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9月）。
-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重修緯書集成》（東京：明德出版社，1981年3月）。

二、論著專書

- 王茂：《清代哲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
-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三次修訂本）。
- 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
- 林聰舜：《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10月）。

月)。

徐興無：《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建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3月）。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2月）。

陳祖武：《清初學術思辨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6月）。

陳祖武：《中國學案史》（上海：東方出版社，2008年12月）。

陳逢源：《毛西河及其〈春秋〉學之研究》，《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四編第17冊。

陳逢源：《毛西河四書學之研究》，《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新北市：花木蘭出版社，2010年9月）十編第17冊。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9月）。

楊 菁：《清初理學思想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1月）。

劉人鵬：《閻若璩與〈古文尚書〉辨偽——一個學術史的個案研究》，《古典文獻研究輯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12月）初編第20冊。

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戡山到戴東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9年）。

錢 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

戴君仁：《閻毛古文尚書公案》（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63年3月）。

日・今井宇三郎：《宋代易學の研究》（東京：明治圖書出版株式會社，1958年3月）。

日・吾妻重二：《朱子学の新研究》（東京：創文社，2004年9月）。

日・吾妻重二：《宋代思想の研究——儒教・道教・仏教をめぐる考察》（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9年3月）。

三、單篇論文

- 田智忠：〈毛奇齡《太極圖遺議》考辨〉，《周易研究》2009年第3期，頁28-35。
- 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3月），頁405-486。
-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5月），頁129-164。
- 呂妙芬：〈施閏章的家族記憶與自我認同〉，《漢學研究》第21卷第2期（2003年12月），頁305-336。
- 周立昇：〈析鄭玄宇宙生成與衍化的象數模式——兼談鄭注《乾鑿度》所透顯的道家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20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1998年1月），頁284-312。
- 於梅舫：〈從王學護法到漢學開山——毛奇齡學說形象遞變與近代學術演進〉，《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頁97-110。
- 林忠軍：〈毛奇齡「推移」說與清代漢易復興〉，《易學源流與現代詮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頁205-220。
- 林慶彰：〈毛奇齡、李塉與清初的經書辨偽活動〉，《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8月），頁1-36。
- 胡春麗：〈毛奇齡年譜（上）〉，《中國經學》第5輯（2009年10月），頁243-270。
- 胡春麗：〈毛奇齡年譜（下）〉，《中國經學》第8輯（2011年6月），頁205-226。
- 陳居淵：〈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在清代思想史上的重新定位〉，《經學今詮續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頁637-673。
- 陳逢源：〈毛奇齡經學論著及其學思歷程〉，《東吳中文學報》第6期（2000年5月），頁105-130。
- 陳逢源：〈毛奇齡《四書》學中的義理內涵〉，《中華學苑》第55期（2001年2

月)，頁 97-121。

陳逢源：〈毛奇齡《大學知本圖說》對誠意之教與情、性的思考〉，鍾彩鈞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欲——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7 年 12 月），頁 136-172。

黃愛平：〈毛奇齡學術研究〉，《清代學術文化史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 11 月），頁 130-150。

趙 剛：〈論閻若璩「虞廷十六字」辨偽的客觀意義——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哲學研究》1995 年第 4 期（4 月），頁 66-74。

趙銘豐：〈程廷祚與毛奇齡——論《古文尚書》考辨異時對話的軸線轉移〉，《國家圖書館館刊》101 年第 1 期（2012 年 6 月），頁 101-134。

鄭吉雄：〈全祖望論毛奇齡〉，《臺大中文學報》第 7 期（1995 年 4 月），頁 281-312。

魏千鈞：〈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第 18 期（2004 年 6 月），頁 193-216。

日・佐々木愛：〈毛奇齡の思想遍歴——明末的の風と清初期經學〉，《東洋史研究》第 56 卷第 2 期（1997 年 2 月），頁 191-234。

日・荒木見悟：〈道統論の衰退と新儒林伝の展開〉，《明清思想論考》（東京：研文出版，1992 年 2 月），頁 1-83。

四、學位論文

周懷文：《毛奇齡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0 年 5 月，龐樸先生指導）。

胡春麗：《毛奇齡與清初〈四書〉學》（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0 年，朱維錚先生指導）。

許維萍：《歷代論辨太極圖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碩士論文，1995年6月，黃慶萱先生指導）。

蕭雅俐：《毛奇齡〈仲氏易〉研究》（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年6月，蔣秋華先生指導）。

